

“不不,这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多好的阿普尔先生!他学问渊博,才华横溢。可是,唉……”

夏普从病理实验室的后门走了出去。在后门旁边的园圃里,一个园丁正在挖去一棵棵的玫瑰花株。显然,这些玫瑰花株已经全部死了。

“这些玫瑰花既非得了枯萎病,又非虫咬,怎么会全部死掉的呢?”夏普边说边审视着那些玫瑰花株。

“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呢,先生。两天前我给玫瑰花修枝时,它们长得茁壮,可爱极了。可现在,它们的根部已经全部烂掉了。过去我可从未见过此种事呢。”园丁气愤地说。

夏普来到阿普尔女儿的住宅。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。她20岁光景,身材纤细,满头金发披在双肩。她那大而深沉的双眼注视着夏普,眼珠子犹如水晶般地蔚蓝。啊,这不正像阿普尔的眼睛吗?她准是詹尼弗无疑了!

双方作了介绍,便一同进了客厅。客厅里坐着两个人,一个是詹尼弗的丈夫温顿先生,另一个身材矮胖、头顶光秃、长着浓密的小胡子的中年人是道森探长。

“夏普博士,”道森探长高兴地说,“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?”

夏普决定暂不提及收到过阿普尔信件一事,“我的来到纯属一般性的探望而已。昨晚我从格雷厄姆先生处已经得知了老朋友失踪一事,颇为震惊。”

“这是自然的事情。”道森探长说。

“夏普博士,”温顿夫人噙着眼泪说,“请你住在我们这儿,帮助我们找到父亲吧。”

“是啊,你一定得留下来。我们这儿的住房是挺宽敞的。”温顿先生紧接着说。

道森探长捋了一下小胡子,做了一个手势说:“我得走了。温顿夫人,我一发现情况,一定会立即通知你的。”

夏普把道森探长送到门口,悄声说:“我相信,阿普尔先生已经死去。我愿意协助你找到凶手。”

“不过,这是警方的事情。”道森望一眼夏普那坚决的神情,又改口说,“好吧,那我们下午在警察局里碰头。”

当天下午,夏普顺便搭乘温顿先生的车子去警察局。在车上,他问温顿先生:“你在安尼斯医学院工作多长时间了?”

“我在三年前毕业于财经学校,后经阿普尔博士的推荐,进了安尼斯医学



“当我知道您是地方法庭的法官时，我就明白这事麻烦了，制裁罪犯……”
平冈一点也不知趣。

“别说这种废话，你没有谈这事的资格。”

“没有资格……”他像是在奚落神谷，“所以我也就沉默了。”

神谷朝车窗外望去，呼啸的北风卷着落叶在飞舞，残存在梢头的黄叶也蔫蔫地无精打采。

“到头了，下面只好步行。”

平冈猛地刹住车，这里也是那时纪子停车的地方。

平冈拎着录音机在前面带路，神谷慢吞吞地跟在后面。不一会，又来到那条溪谷。

“脚下请留神。”平冈漫不经心地说道。

当时在枪口和利刃胁迫下走的也是这条路，深深的屈辱犹如沉重的枷锁套在神谷心头。

从现场再往山坳里走几百米，来到一个怪石嶙峋的山沟，没有一点人迹，青石上长满绿苔。

平冈用手指着一块岩石。

“这下面有个深洞，他就在这里，永远不会让人发现的。”平冈取出线香，点上火。

淡紫色的烟雾袅袅升起，平冈打开录音机，虔诚地屈下双膝，合上手掌……
经文播放完后，平冈站起身来。

“现在请你燃香，表示歉意。”他让出地方。

神谷屈下一条腿。他知道自己的脸色有多么苍白。这是对自己的吊唁，向罪犯道歉就是对自己毕生的否定。

平冈目光锐利地看着他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神谷终于按捺不住，他猛地直起身吼道，“这种丑剧已经够了！”

“要是我打电话把这事告诉纪子小姐的未婚夫藤井敬介君会怎么样？”

平冈的态度很平和。

“你……你你，你一直在调查？”神谷不觉语塞。

“请吧。”平冈伸手示意。

神谷又屈下那条腿，合上战栗不止的双掌。

“我错了，我不开枪就好了，对不起。”神谷一口气说完，然后站起身，“这下

结论是：浅黄不知在何处与人争执过。后被推入河里。争执的地点无法断定。发现尸体的地点是在关户桥下游约六百米处。那里有一个儿童交通公园，河滩上还有警犬训练所。这个平常总会有人的地方，偏偏在浅黄被杀那一天的推定时刻内无人在现场。因为当时黑云密布，大雨倾盆。

两个人争执起来，登志咬住了浅黄的胳膊。厮打过程中浅黄跌倒在河里。浅黄在挣扎。河水虽然已很混浊，但尚未涨起来。为了杀死浅黄，登志用某种半圆状物体摁在浅黄的身上，使浅黄溺水而死。河水十分混浊，但尸体并未被冲走。每当出现障碍物时，奔腾的河水便会在岸边打起漩涡，于是浅黄便被裹入那漩涡之中，或者是在更上游的地段也未可知……警察紧紧咬住这两点不放。

登志无法证明自己不在作案现场，不管那个现场在哪儿。那天，登志用车载着雅士在外面兜风，回到家时已是傍晚五时左右。当时满天乌云，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据她本人讲，她那天正漫无目的地在相模湖兜风。当时暴风雨就要来临。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登志的话并非谎言。登志说她并未绕道它处。

登志有杀人的动机。围绕着儿子雅士，登志正在与浅黄打官司。雅士虽然已经出生在世，但浅黄并不去办理认领手续，如果不办理认领手续，父子关系就不会成立，雅士也就无权继承浅黄的遗产。登志不断地强迫浅黄去办理认领手续，而浅黄却总是闪烁其词。两人的争执持续了一年左右。于是，浅黄不再去见登志，只是让一个名叫末摘广道的年轻人按月将生活费送到登志家中。忍无可忍的登志上诉至东京地方法院八王子分院，要求法院判处浅黄办理认领手续。雅士是浅黄亲生之子已经无可非议，血型也好，其他证据也好，全都可以为证。血亲鉴定的技术也已十分先进。但是，却不能作出雅士百分之百是浅黄亲生儿子的结论。确认某人不是某人的亲生子女时，结论可以下。但做肯定鉴定时，则只能做出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判断。登志对胜诉充满了自信。她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这件事。如果胜诉，就可以令浅黄办理认领手续，就能够拿到抚养费，就可以借机离开浅黄，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。

当年，登志的前夫死于车祸。登志不得出去寻找工作。她找到了一家生产电脑零件的小厂就职。厂长就是浅黄。据说该厂以前是一个生产螺丝的企业，自从改产电脑零件以后，工厂连年盈利。

一天夜晚，登志被浅黄邀去喝酒，之后便被强行带到情人旅馆。当登志发现车子已经开到情人旅馆时，她曾反抗过，但无济于事。她被浅黄连推带搽地以武力硬给塞进房间里。浅黄整整折磨了她一夜，并逼她为妾。登志点头应允

“明白了。那么换一种提问方式。申诉人不再来看你了。但是申诉人却一直将生活费通过他人交到你的手中。在这一点上你有异议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金额是多少？”

“每月二十万日元。”

“是谁把这笔钱交到你的手上的？”

“是公司的员工末摘广道。”

“好，关于本项事宜，我要求向末摘广道进行取证。”

于是决定对末摘进行调查取证。

末摘广道坐在证人席上。登志知道，自己的律师原田正以非难责备的目光从侧旁盯着自己的脸。

“姓名？年龄？”

“末摘广道。二十岁。”广道脸色苍白地答道。

“证人是否接受了厂长的委托每月将生活费送到被申诉对象的家中？”

“是的。”广道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。

“证人是哪月哪日与被申诉人发生肉体关系的？”这是一种铿锵有力不容反驳的语调。

“……”

“回答！”

“是第二次去送钱的时候。”声音听起来微弱可怜。

“讲述一下当时的情景！要详详细细地讲。这对了解本案被申诉对象的精神世界是必不可少的。”

“反对！”

“反对无效。”审判员对原田的异议不屑一顾。

原田看了登志一眼。关于和浅黄以外的男性关系，原田不知执拗地问了登志多少遍。不管出现什么状况，作为律师来讲都应该做到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，否则便难以战胜对方。登志的回答是没有其他男人。

“第二次去送钱的晚上……”

登志住的公寓也在樱丘。登志住在六楼。接过钱后登志给广道沏了杯咖啡。广道在哄雅士玩。这时背后传来了登志的声音。

“一起吃顿晚饭好么？”

广道住在小区内，于是便留在登志处一起吃了顿晚餐。餐桌上摆上了葡萄

了少女的姓名和住所。野崎弓江的家在村落尽头。据说与祖父野崎勇基相依为命,共同生活。她没有双亲。据说,她的父母是因为自杀之类的原因而去世的。

德田开始向上攀登。登山之路蜿蜒曲折。地图上标记着在村落尽头有一个山间小屋,名叫百轩茶馆。据说野崎弓江的家就在百轩茶馆附近。

莫名其妙!德田自语。

弓江与祖父两个人生活在山坳里。她是哑女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下山越岭来到多摩河畔,并在寒冷的季节潜入河水之中呢?不会是为了捉鱼,因为弓江未带任何钓具。啊,无从想象!

院落的一隅生长着大片刚刚开始枯萎的野菊花。德田的视线停留在那里。他在外廊上坐了下来。旁边则坐着野崎勇基。两人相对无语。将视线上扬,院落上方属于东京都管辖的连绵不断的山岳峰峦尽收眼底。德田告诉对方,自己是警察。并说,他无意中看到了野崎的孙女赤身裸体地在河水中潜游的光景。他想知道那是为了什么。他告诉对方,自己正在调查一个四年前未能解决的、侦查组已经被撤销了的案件。

“是吗?”野崎颌首。

德田点燃了香烟。

“我在下游的多摩河渔业协会听到了人鱼和大鱼的传说。据说,暴风雨将要来时的夜晚会有人鱼和大鱼相戏出现……”

野崎无语。他在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。那是一双粗糙的手。老人的年龄约在七十岁左右。那放在膝头的手在述说着野崎迄今为止所走过的人生历程。

“您的孙女是天生不会说话吗?”

“不是的。”野崎晃了晃头。将目光投向远方的山峦。“她的父亲杀了她的母亲,然后自杀了。”

弓江的父亲基常是野崎的独生子。悲剧发生在弓江五岁的时候。基常在外出差,因为公司有急事召他回公司,所以比计划提前两天回到了家中。他于子夜回到了位于中野区的公寓里。妻子和子正在家中与一个男人偷情,和子未能听到开门声。她正在发出阵阵呻吟,那声音甚至传到了正门口。基常下意识地抓起了厨房的菜刀,走进卧室里。和子与男人缠在一起,两只脚搭在男人的肩头上。男人发现了基常。基常挥刀向男人腹部砍去。一丝不挂的男人捧着被砍伤的腹部夺门而逃。和子发出惨叫。但是惨叫声未能持久便戛然而止了,

这一天,弓江穿着三点式泳装潜入水中。水温变暖以后,赤身裸体的感觉是十分舒适的。被水裹住的感觉对女人来说不知为什么可以产生一种安全感。其实,她本想连三点式都不穿,干脆赤身裸体地潜入水中的。

她在深邃的潭底搜索着。突然,弓江在水中发出了无声的惊叫。一个物体正与她结伴而行。是阿黑。阿黑摆动着远远大于弓江身长的躯体向弓江靠了过来。弓江紧紧抱住了阿黑。她想放声大哭。阿黑托着弓江向潭底沉去。那里并不是水潭,岩石受到水流的啮噬冲击,形成了一个向相反方向延伸的深深的洞穴。距水面大约有七八米。洞穴的长度大约有六七米。

弓江暂时浮出了水面。后来又再次潜入水中。阿黑在洞口等候着她。弓江激动不已。潜望镜中已经积满了泪水。阿黑找到了新家并且安然无恙地生活着。不单单是活着,它居然认出了正在水中潜游的弓江,并前来迎接了。弓江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之情。

弓江开始了隔三岔五的多摩河之行。得知阿黑还活着,野崎也高兴得泪流满面。他也很想去会会阿黑,无奈他没有体力潜游到那么深的水域去。

弓江开始给阿黑运送食物了。阿黑栖息的水域是一片岩石区,一般人很难靠近。可以说基本上不必担心会有人到那儿去钓鱼。但是弓江却加倍仔细。如果有谁看到了阿黑,那一切就全都完了。钓技高超的渔人一定会大举进犯这一水域的。于是,弓江选择了傍晚这一时刻来看望阿黑。

阿黑吃了食物后会和弓江玩耍片刻。弓江一次次地浮出水面又潜入水底。时而骑在阿黑身上玩耍。弓江和阿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。

八月。浮出水面的弓江发现了面前有人正在执竿垂钓。她最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弓江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赤身裸体,一丝不挂,她憎恨眼前这个发现了她和阿黑秘境的钓鱼人。她站在了钓鱼人的面前。她指着钓竿,愤怒地告诉对方,这里不许钓鱼。两人争执起来。弓江的担心变成了熊熊燃烧的怒火。她愤然折断了对方的钓竿。如果有可能,她甚至想杀掉这个男人。杀掉他再把他抛入水中则无人知晓。

弓江被摁倒在地上。双手被绑在身后,遭到男人的强暴。事后,钓鱼人逃遁而去。现在的弓江体验到了母亲当年行为的滋味。回到家中以后,她将经过告诉了爷爷。当然是用文字告诉爷爷的。

“只好见机行事了。”爷爷对她说。

将阿黑捉住带回家中倒并非没有可能。但阿黑已经利用天然的要塞安下了自己的家。逆向的水流可以给它运来食物。与狭小的池塘相比,那里不知道

要好上多少倍。男人无疑是来钓小鱼的。阿黑上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即便不慎上了钩,凭阿黑的力量,只要跃动一下身躯,就会将钓鱼线弄断。只要不是专用钓竿,就奈何不了阿黑。再说,阿黑若是被钩过一两次,准会变得多个心眼的。

半个多月过去了,弓江发现同一个男人一直潜伏在岩石丛中。一天,暴风雨就要来临了。弓江下定决心要杀死那个男人。鲤鱼具有一种特性,那就是天气发生巨变之前势必要浮出水面来。阿黑随着弓江浮出水面的情景进入了男人的眼帘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?”男人问道。

弓江手里攥着石头,站在男人面前。男人一定会前来凌辱自己。瞅准机会再下手。但是,男人发现了弓江手里的石头。他殴打了弓江。女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。弓江再次被绑住了双手。男人再次开始了凌辱行为。男人一边强奸弓江,一边问道:“那个大家伙是你的朋友吗?”

弓江点了点头。

“怎么样,品出点滋味来没有?”男人问道。

对男人的问话,弓江点了点头。

“我看这么办好了,我们定好日子,隔三岔五地在这儿幽会一下,你看怎么样?我们是有缘的。干脆,你就做我的女人好不好?我有自己的企业,不会亏待你的。”男人说。

弓江点头。

九月九日。弓江在约好了的时间里等待着男人的到来。男人顶着暴雨来了。手里拿着钓竿。弓江向他报以微笑。男人立刻扒光了弓江的衣服。弓江在任凭男人摆布。

男人拿来了一根钓条石鲷的钓竿。

“凭这根钓竿一定可以制服那个怪物的。”男人开始安装钓竿了。

弓江默默地看着。男人取出了偌大的钓鱼钩和钓鱼线。弓江拼命地咬男人的右臂。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牙齿上滚动着憎恨的火焰。弓江奋力向发出惨叫的男人推去。男人跌进水流中。弓江骑到了男人的身上,将正在挣扎的男人拖向河流中央。若是在水中,杀死这个男人大概是没有问题的。两个人开始了水中的搏斗。因为刚刚性交完毕,男人连短裤都没穿,因此在水中活动自如。男人在进行激烈的反抗。他再次殴打了弓江,并将弓江摁向水中。他准备浮出水面。弓江也在拼死搏斗着。她知道,在这里如果不杀了他,阿黑迟早会成为

头：如果像现在这样，隔着毛巾狠命再下按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男子闷死。不过，他还是动作缓慢地掀开毛巾，脸上毫无表情地替男子修面。

面才修好，男子便和上次一样，对着镜子满意地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取出那种纸片来，“修面多少钱？”

“二百元。”

“这个价格很公道，不能算贵。”男子很快在纸片上写了几笔。晋吉接过纸片，脸都发红了。上面填着：五千二百元整。

“好，我在前面的那家咖啡馆等你。”男子在晋吉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，再一次装模作样地照了照镜子，便慢慢地走出理发店。

“他妈的！”晋吉不禁骂出声来。

这时，文子已替小孩理完了发，听晋吉这么一声骂，吃了一惊，回过脸来问道，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晋吉慌忙摇了摇头。那桩交通事故，晋吉连文子都没告诉过。撞死幼儿园小朋友这种事，晋吉不能对文子说，因为文子这个做母亲的，也有一个与死者年龄相仿的女儿。

“我出去一下。”晋吉对文子说。

他趿着凉鞋，走过三家门面，进入“紫苑”咖啡馆。咖啡馆里没什么人，空荡荡的。那男子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边，他对着晋吉打了个招呼。

晋吉一落座，男子就说：“当你老婆的面，你大概不太方便吧。唔，收据上写着的那个数目，你总带来了吧？”

晋吉从口袋里抓出五千元钞票，丢到男子面前。男子微微一笑，便把钞票藏进衣服里面的口袋。

“那么，合计起来，我已经从你那里借到五千六百元，我会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的。”“其实你并不打算还……”“不错，可你别这么唠叨好不好。”

“你可知道，对我们夫妇来说，这五千元钱是一笔多大的数目吗？我们夫妇俩一起干一整天，还常常赚不了五千元呢。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。”男子无动于衷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可我觉得，花这么一点小钱，交通事故的秘密就不至披露，毕竟是便宜的。”

“是那孩子突然冲过来引起的，我踩了刹车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就是说，这个事故是没法避免的。”“你说的这种话，警察会相信么？”“你是现场亲眼目睹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”“是呵，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要是我到警察局去，证明你

水野自然当上了水野制药公司的董事长,并且在久美子的周年忌日刚过,他就和秘书优子结婚了。

婚后,优子辞职做起了全职太太,优子仍和做秘书时一样,对水野关心备至,为他分忧解愁深得他的欢心,水野对这门婚姻心满意足。他在任董事长的同时,周围的一切无一不是顺利地运转着。久美子之死带来的烦恼,已经被他赶到了记忆库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里。

可是某个星期天,他家里来了一个电话,迫使他不得不思考两年前那桩不堪回首的往事。电话是优子去接的,她用手捂住话筒对水野压低声音说道:“是渡边,你接吗?”

“啊,是他?”水野犹豫了一下接过话筒,“喂,我是水野。”

“啊,是你吗?久疏问候呀!”

“是吗?找我什么事?”

“说来话长呀。本来审判结束后我就该登门道谢的……”

水野心底的黑洞扩展开来:“都过去两年啦!这么久了,你还记着呀?”

“是呀。因为我中途患了病,说不定是拘留所的生活疲劳所致。”

“这可是受罪了!喂,怎么样?是个什么结果?”

“哦,是说判决吗?罚款三万元。我正是想跟你商谈这件事呢。”

“这件事?是指什么?”

“这个,也包括我今后的生计,还想请你费心关照的。”

“你今后的生计?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?”

“真的吗?”

“那当然!哪有人会去照顾一个和他老婆通奸又把他老婆杀死的汉子!”水野激动地说。

“别硬充好汉啦!请回忆一下吧。你还记得那君影草的暗号吗?”

水野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喂!”渡边在电话另一头喊叫,“无论如何,今晚8点上N河堤来吧!如果你不来,明天我就登门拜访。”渡边的口气咄咄逼人。

“好,我去!”水野答应道,并生气地挂断电话。

“你怎么啦?”优子一脸诧异地问。

“没什么,渡边想在今晚见我。”

“会出事吗?”

“哪儿的话!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的。”水野走进了书房,他想理清思路。首



想象的翅膀借着酒的醉势,漫无止境地伸展着。实际上,他为人谨小慎微,心里一清二楚,可不能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来。从那天到现在,已经在站台上同良子碰过两次面了,但是下班后从没有邀请她去吃饭。此刻他的头脑中,同每天一样,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。

新百合山车站到了。

已经过了午夜零点,最后一班公共汽车,也早已在两小时前开走了。由于是新兴的住宅区,车站前也叫不到出租汽车,他只能徒步回家了。乘公共汽车只有10分钟的路程,步行却要半个钟头。约莫走了5分钟,行人完全绝迹了。这一带,有点像美国西部影片中出现的荒地,荒凉而沉寂。到处可以看到人家的灯火。和西部影片中的荒地不同的是,由于是从丘陵削凿而成,这里的地势富于起伏,路面七高八低,坡度升降无常。

远远可以望见公寓的灯火。那是良子居住的公寓。良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吧?他把视线投向公寓,但良子在底楼的房间被小学的校舍挡住了,看不见。一看到她那幢公寓,他又无意识地触发了联想,想起了那辆无人接尸车。她那公寓中的什么人说过,曾在深夜看到过接尸车在公寓附近行驶。新开又想,要是那么说,从那时候起,不会没有人再看到过无人接尸车的行驶吧?他不能放弃早上的长跑。他是为了良子,为了使自己变得瘦一些,漂亮一些,这才每天早上都不间断地练习长跑的,但是再也没有碰见过那辆无人接尸车。

“我看,还真有可能是从阴曹地府开来的接尸车。”他忽而又这样想。他收回了视线,叼上了一支烟,在街灯下打亮了打火机,点上了火。正在这时候,身后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。他不由得回头看去,只见一辆黑色汽车,从斜坡上吃力地爬上来。汽车形状奇怪,车篷安装成屋顶模样。

“接尸车?”新开低声叫了出来,全身一阵寒战。他吓得缩着身子,停留在斜坡的中途,望着那辆接尸车。车子缓慢地向他驶来,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,时速约为30公里。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驾驶室,里面一片幽暗,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接尸车驶近了,相距只有十来米了。驾驶室里仿佛有人,操纵着方向盘,还是个男子。既然车内有司机,新开也就放心了,如果还是上次看到的那辆无人汽车,那可真要把他吓破胆了。

接尸车放慢了速度,发动机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,将要从新开的面前驶过去了。在街灯的光环下,驾驶室里看得很清楚了。新开看清楚那个握着方向盘的男人时,不禁毛骨悚然,“啊”地叫出声来。驾驶室内坐着的,原来是黑泽科长!白色细长的脸上戴着眼镜,而他最明显的特征,是有一个日本人少有的鹰

“我知道了。无缘无故给你打电话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没事。你早点休息吧。”

“那再见了。”

新开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但是，“你早点休息吧”，这娇柔的声音，在他步行回家的途中，不时在耳边萦回着。他想。“也许我真的醉了。”

四

第二天早晨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

在自由山名叫“繁荣的多米尔”的公寓背后的路上，发现了黑泽科长的尸体。“繁荣的多米尔”就是黑泽科长居住的公寓。

新开从早晨电视的新闻节目里得知这消息后，简直吓昏了。

电视是这样报道的。今天凌晨2时左右，碑文谷警察分局的两名警官到自由山一带巡逻。于“繁荣的多米尔”公寓背后，发现一名倒毙的男子，经验尸，确认该男子系被人掐死。死者带有身份证。据此获悉，死者名叫黑泽和男，39岁，住“繁荣的多米尔”903室。碑文谷警察分局认定，此系凶杀案件，当即进行侦破。据推定，黑泽被害时间当在午夜零点至一点左右。

“推定死亡的时间是在午夜零点至一点之间！”新开望着荧光屏上出现的黑泽科长的面部照片，发出了近乎悲鸣的惊呼。

“如果说，是在午夜零点到一点……”他搜索着自己的记忆。那时候，黑泽科长正在新百合山车站附近的斜坡路上，驾驶着接尸车。他目睹的时间，大概是在午夜零点10分至15分之间。

“如果警察的推定没错，当时黑泽科长说不定已经被掐死了，我所看到的，不就是黑泽科长的亡灵吗？那是被害的科长的亡灵，在深夜驾驶着接尸车，在多摩丘陵的新兴住宅区徘徊了一通之后，再回到他家所在公寓背后的路上，在那儿成为尸体而倒下了。”他不得不这样考虑。

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件用常识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怪事。或者说，死人驾驶接尸车这样的事，不管你同谁说，都是不会有人相信的。这件事，究竟怎样才能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呢？新开陷入了思想混乱。

他想过，也许，黑泽科长生前爱过近野良子，他在自由山的公寓背后被谁谋害之后，为了会见良子，灵魂出窍就驾驶着接尸车，从都内的自由山来到她在川崎新百合山公寓的住所。而他就在科长返回自由山的途中，目睹了科长的身影。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，不管车行驶如何迅速，也得45分钟。被推定的死亡

“无线电操纵的直升飞机?”

“不是有一种直升飞机玩具吗?西德制造的,会上升,会转弯,那家伙是由无线电操纵的。”

“无线电操纵的?”新开轻声哼了一下,反问了一声。他顿时感到,在他的脑海里,好像有一个目标慢慢地活动起来了。“难道是由无线电操纵的吗?”他眼睛里闪着光,心中那个活动起来的目标豁然开朗了。

六

那家殡仪馆在车站前商业区的后街上。新开翻查了电话簿知道,在这一带,包括从百合山到新百合山,殡仪馆只此一家,名叫“安本殡仪馆”。

新开推开了殡仪馆营业部的玻璃门。

“您好!”一个壮年男子在店堂口接待了他。

“是老板吗?”新开客气地问。他走进殡仪馆,还是生平第一次。经营者知道来客忌讳,来客也不像走进茶室或弹子房那样,可以轻松愉快地问长问短。

“我是老板。”粗脖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。

“那么,您是外面招牌上写的安本幸吉先生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冒昧得很,我想打听一下。”新开怯生生地开口说。“是关于接尸车的事,想稍许请问几句。”

“接尸车的事?”安本反问了一句,有点惊讶。“是敝店的接尸车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接尸车怎么啦?”

新开觉察到,安本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片阴影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,有人看到,贵店的接尸车在清晨和深夜都开出去过。”新开稍微点拨了他一下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安本似乎有些不高兴了。他眼皮低垂,下陷的小眼睛内射出了怒火,粗壮的脖子微微发红。这突然的变化倒使新开有点胆怯。“你是说敝店的接尸车有什么毛病吗?”

“不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又是什么呢?一个人做买卖,总可以挑出什么毛病来的。”安本大发雷霆,“你给我快滚!”

“别发火,老兄。看到贵店的接尸车开来开去,生意兴隆嘛,这不是件好事



“把死人装进接尸车驾驶室的。可不是我啊。”昭一继续说。

“不知是谁,知道了那辆接尸车的频率,就用发射机把接尸车引导过去了。频率是很容易知道的。在接收机上,根据频率的不同,装置着红色或黄色的天线。只要频率一致,对方的输出功率比较强,就能够把车子引导过去。那天夜里,接尸车是向新百合山的方向开的,但是突然,它在小学校的后边消失了。我连忙摇动操纵杆,五六分钟之后,接尸车又循原路,从小学后面开回来了。可是我一看车子,吓得我魂不附体。驾驶室内坐着一个男子。我仔细端详,那男子竟是个死人。”

“是这样吗?”新开舔湿了嘴唇,问道。

“昭一,你别说了。”安本用严肃的声音打断了儿子的话,接着说下去。“把接尸车召回来之后,昭一浑身发抖。我一听情况,感到接尸车上有死人,怎么办呢?我们是习惯于处理死人的,一检查,从身份证上知道,死者名叫黑泽和男,住在自由山的一个公寓里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害,但是想叫他在家属的身边升天,于是就把尸体塞进别的车子,特地在当夜运到了那个公寓附近。在搬运尸体的时候,我都没让昭一碰一碰,免得留下指印。”

“仍然是用接尸车吗?”

“殡仪馆嘛,还是有轿车的。”

那么杀害黑泽科长的,还是近野良子。新开这样想,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

那天夜里,黑泽科长确实到了良子的公寓,他给家里打过电话,谎称他在涩谷,这是良子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。实际上,良子肯定目睹过那辆无人接尸车。在女性中,像她那样精通机械与无线电的人是少有的,她马上识破了无人驾驶车的机关,还进而把它利用到杀人的诡计中去。她把频率调到同无人接尸车相一致,再用较强的输出功率把车子召唤到公寓附近,把杀死的人飞快地装进了驾驶室。接尸车的主人发现车上装着尸体,大吃一惊,这才把尸体运到别的地方,把它处理了。良子记得,她在什么杂志上读到过这样的话,杀人时,与杀人的方法相比,尸体的处理更为困难,但她却轻而易举地处理了尸体。而且,在装置无人接尸车的当事人和良子之间,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当事人在抛弃了来历不明的尸体之后,怕后果不堪设想,一直未向警察报案。

那天夜里,新开偶然给良子打了个电话,根据这一点,她不在现场这一条也就成立了。结果是特地把尸体运到他家附近的安本父子也好,新开也好,可以说,都成了由她牵线的傀儡了。

了……”

由于谈起了与个人爱好有关的事，越川宗十郎谈起来就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。烟袋已经灭了火，他还吧嗒吧嗒抽得挺响哩。但是，没有人制止他的废话，只因他若住了口，室内就会重陷死气沉沉。

突然，香山士郎低声笑了起来。吓呆了的四张脸都注视着他。尤其是那两个女人，用恐怖的眼光张望着。

小早川也一时认为香山士郎大概是邀请人，如今才露出了真面目。

“真是些笨蛋！”香山士郎发疯似的边笑边说，“这不是明摆着吗？都说有什么共同点，可是谁也不往那上想。”香山士郎的话，余者四名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笑声，脸色严肃起来，慢悠悠地指着周围人的鼻子说：“越川宗十郎，驹井忍，小早川贞彦，木岛节子，还有香山士郎。我这么说，还不懂？五个人都是一样的字头！”

香山士郎的话，使五个人全都呆若木鸡，后背上像有无数条凉森森的小动物在爬。五个人名字的字头都一样，英文字头都是“S·K”。

不过，当小早川注意到字头都是“S·K”的同时，又一个联想，使他再一次大吃一惊。



五个人名字的英文字头都是“S·K”这并不奇怪。

“就算字头都一样，有什么必要把这五个人都找到一起呢？”终于找到了焦点，越川宗十郎开口了。

“字头同样是S·K的人不是成千上万吗？为什么……”驹井忍也气愤地指出。但，小早川却默默无言。他清楚地知道S·K这个字头意味着什么。6月20日在忘归庄旅馆自杀的姑娘久留米铃子，名字的字头不也是S·K吗？当时姑娘手里攥的是绣着英文字头S·K的手绢。小早川的记忆中自然又唤起了有关久留米铃子的一些往事。

五个人的英文字头都是S·K，而40天前自杀的姑娘英文字头也是S·K。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，也许正是因此，东道主才选中了这五个人，并且都请到这里来。

“诸位……”小早川心一横，昂起了头。

“哪里是什么恶作剧！这是个严重问题。”小早川的视线扫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姐姐也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。想不到，她见到妹妹死后手里握着的手绢上，是S·K两个字，因此姐姐大吃一惊。妹妹手里握着的手绢不是她本人的，是别人的……”

“那么说，她不是自杀，是被害吗？”

“大致如此！她若是一只手握着手绢，这样跳楼自杀，总是不大自然吧！久留米铃子不是自愿跳楼的，应该看成是被推下楼去的。当时，她为了不被推下去，就抓住对方的手。可惜，她抓住的是罪犯手里的手绢。就这样，她不幸摔倒在楼外的地上……”

“那么，罪犯的名字，一定是字头和被害人同样，也是S·K喽！”

“而且作案时间是深夜，那时温泉街旅馆已经不准随便出入。总而言之，罪犯只能是那天晚上住在旅馆的客人，名字的英文字头是S·K。久留米铃子的姐姐就是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才到白滨温泉的忘归庄旅馆，从6月20日夜晚住宿的客人中，单选英文字头是S·K的人，也就是现在在场的五位。”

“查过旅馆的名簿？那么说，咱们的姓名、住址、年龄，全都清楚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不过，她姐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说请客吧，本人还不露面。怎么？总不至于拿咱们几个人报仇吧？”

“杀害久留米铃子的凶手，毫无疑问，就在我们五个人当中。所以我想，久留米铃子的姐姐，是盼望着我们五个人互相交谈，做出结论：谁是凶手！”

小早川颓然坐在椅子上。他似乎太累了。驹井忍的腿，摇晃得更加厉害。她好像为了掩饰自己心慌意乱的样子，才特意把脸背了过去。香山士郎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始终闭着眼睛。越川宗十郎搜索似的目光，盯着每个人的脸。

“多么可怕呀！您是说这屋里有杀人犯？”木岛节子双肩颤抖，一语道破。

五

没有一个人极力申辩，证明凶手作案时自己并不在现场。久留米铃子的姐姐大约也考虑了这一点，才单选了这五个人。除了小早川，都是独自住在单人房间。就是说有可能深夜出屋，自由行动。惟有小早川和摄影师，是住在双人房间的。不过，这也不足以证明杀人当时他绝对不在现场。如果解释为封住了摄影师的口，或者与摄影师是共犯，并没有材料足以驳倒。

在这种场合，何须说什么“不在场”啦，“没有杀人动机啦”等等。在查清谁是犯人之前，五个人都是嫌疑犯。



“仔细想想,对呀!干吗要死?这不是糊涂吗?她甚至笑了。这样的人若是再想寻死,中间是要有一段过程的。至于决定采取自杀行动,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但是经母亲劝说,她答应再也不自杀了,从她放下电话到跳楼,总共还不超过六七分钟。”

这是事实。她挂完电话是两点零五分,旅馆总机有记录。守门人看见有人从五楼跳下去,赶到现场的时候,是两点十一分或十二分。在这短促的时间里,久留米铃子毫无自杀念头。留下的三封遗书,不过是没来得及处理罢了。

“还用说吗?杀人凶手根本不知道:久留米铃子是想自杀才到白滨来的——但她刚刚在电话里听母亲劝说,又不想自杀了。她的手提包里是有三封遗书,但,那是没来得及处理的。第二天,根据死者遗书和手绢上的字与本人名字的字头巧合,这就断定了久留米铃子之死是自杀。这时,杀人凶手的心里可乐开花了!”

小早川用冷冰冰的表情,冲着香山士郎吹了一口烟。香山士郎“扑通”一声重新坐在椅子上,伺机反驳。

“我,我不过是到和歌山县的亲戚家去,信步来到了白滨温泉,住了一夜。我连久留米铃子的面都没有见过,更没有杀人的动机。”

香山士郎抓住“动机”一说,企图负隅顽抗。不过,早已气败心虚,口气也温和得多了。

驹井忍战战兢兢地看着小早川,说:“难道那位久留米铃子被害,还有什么原因吗?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一点还……不过,依我说来,杀害久留米铃子的凶手,好像是个女人。”

“什么?”本岛节子也十分狼狈,脸色煞白。她俩失神落魄,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杀人凶手就在这五个人当中,而且只限于女人。女人只有两位,不是驹井忍,就是木岛节子,二者必居其一。

越川宗十郎兴致勃勃地在桌子上叉起了双手:“小早川先生!怎么见得凶手是女人?可有根据?”

小早川面对越川宗十郎说话,可是说给那两个女人听的:“首先是久留米铃子轻而易举地把凶手迎进了515号房间。”

越川宗十郎眼睛望着天花板说:“是不是没有锁门!”

“不是,请算一下时间。谁都一样,深夜里有锁门的习惯。特别是久留米铃子,是个姑娘嘛!”

是一小块布条,显然是衬衣上撕下来的,上面还系着一张5美元钞票。卫兵把它们送交看守长。布条上有一行类似用墨水写的字:“发现布条的人请把它交给兰瑟姆博士。”

“哈哈,”看守长大笑一声说,“第一个逃跑计划落空了。可他为什么要把它交给兰瑟姆博士呢?”

“他从哪儿弄的笔和墨水?”卫兵问。

看守长又查看布条的另一面。“嗯,这……这是什么?”只见上面写着:“Epacse ot thetni I you eht ton si siht.”

看守长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想破译出来;又花了半个小时琢磨犯人为何要同兰瑟姆博士取得联系;随后又集中精力分析犯人是哪儿搞到书写工具的。看守长最后决定亲自去牢房调查。

到了13号房,他发现“思想机器”趴在地上仍在抓老鼠。看守长递过去一件衬衣:“换上这件衬衣,把你身上的那件脱下给我。”

“思想机器”沉默了一阵,说:“好吧,这么说,卫兵把东西交给你了?”

“是的,”看守长得意地回答,“这是你第一次逃跑的结局。你是用什么写的?”

“找到这个答案是你的职责。”“思想机器”讥讽地说。

看守长恼怒地将牢房仔细搜了一遍,又搜了身,可什么也没发现:“如果你能从13号牢房逃走,我就辞职!”

第三天,“思想机器”明目张胆地对看守行贿。“思想机器”吃完饭后问看守: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罪犯,如果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,你肯帮我逃跑吗?”

“不。”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500美元? 1000美元。”“思想机器”说,“而我又不是一个罪犯。”

“不,”看守说完拔腿就走,生怕犯人会提出更有诱惑力的数字来。走了几步又转身说:“就是出1亿美元我也不能帮你的忙。你必须通过七道门,而我只有两道门的钥匙。”

他把这件事报告了看守长。

“第二个计划又碰了壁,”看守长咧嘴笑道,“暗号不行,又来贿赂。”

第二天早上6点,看守送饭来到13号牢房门前,发现“思想机器”正站在床上锯窗上的铁条。看守赶紧报告看守长,看守长赶来敲响了铁门:“好啊!”

“思想机器”回过头,随即从床上跳下来,笨拙地想把一样东西藏到身后。看守长走进房里,搜出了一片大约2英寸长的铁片,铁片的一边呈月牙形。